

学者小品
经典
冯亦代

水仙



·86

主编：季羨林

42.86
FYD



冯亦代

水仙

主 编: 季羨林
执行主编: 傅光明
编 者: 李家平

新 世 纪 出 版 社

45B—4

学者小品经典(第二辑)

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 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4 印张 1,300,000 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5405—1816—2/I · 219

定价(全八册)：76.80 元 本册：9.6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学者小品经典

(第二辑)

在人生的天平上	费孝通著
梦萦未名湖	季羡林著
秋日谈往	宗白华著
冬夜短想	胡 风著
黄山观石	王朝闻著
心声偶录	张中行著
水仙	冯亦代著
秦淮拾梦记	黄 裳著

主编：季羡林

ISBN 7-5405-1816-2



9 787540 518165 >

定价 (全8册): 76.80 元

试读结束：需要全部内容请到书店购买

阅读大师经典，普及精英文化

——编者的话

从世纪初的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之等学术大师，一直到虽已耄耋之年，可仍在学苑耕耘的费孝通、季羡林、王朝闻等学界泰斗，对我们年轻后学来说，他们的功业和奉献，他们的人品和文品，都已臻至极境。他们是支撑着 20 世纪中国的“脊梁”，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然而，也许是“曲高和寡”吧，大师们的道德文章并不为一般读者所知晓。为此，我们选择大师们的小品文作为中介，以期在学术大师和一般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之能进行精神的对话和交流，力图使“精英文化”走下“神坛”（学术圈），为全民素质的提高聊尽绵薄之力。

那么，什么是“小品”呢？我们这里的“小品”是

一个内容宽泛、边界模糊的概念，大致包括散文、杂文、随笔乃至篇幅不大，却写得轻松活泼的学术文章。我们觉得，体裁的划分是人为的，因此这套《学者小品经典》不拘体裁，只要是形制短小、生动有趣的文字，都在我们称之为的“小品”之列。

概而言之，本丛书所收“小品”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一）学者散文。“学者”本来各有专攻的领域，但有时也跳出专业的“小天地”来写写轻松的谓之“散文”的文字。学者散文凭借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即便是写身边烦事、花鸟虫鱼，也会旁征博引，写得别具一格。（二）学术随笔。指的是学者们在其专业范围内所写的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短文。例如胡风的文艺随笔，宗白华的美学随笔，就是学术随笔的典范。这些大师级的学者用生花之笔在其专业范围之内驰骋，更是厚积薄发，左右逢源，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应该说，这类文章最耐读，最具可读性，常常是读者最为受益的文字。

总之，《学者小品经典》的最大特色是：大手笔，小文章。这里探讨的也许是深邃的哲理，但大师们举重若轻，把看似高深的东西阐述得妇孺皆知，这正是大师手笔。读着这些朴实、亲切的文字，会在无形中丰富你的学识，提升你的品位，达到一个新的精神高度。

前　　言

多年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翻译的冯亦代先生，也是一位极负盛名的散文高手。冯亦代在这几个领域内成就斐然且游刃有余，究竟是靠着他的勤奋还是过人的才华？不了解冯亦代的人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冯亦代原来所从事的职业乃是金融业务。他在大学学金融，走上社会又做金融，整天面对着各类帐册表格和无数串枯燥无味的数字，冯亦代的艺术感觉居然没有“脱水”损伤，不能不使人怀疑，他的文学天赋本是与生俱来的。

事实上冯亦代对文学艺术特别是散文艺术的喜爱，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尽管那时候阅读《古文观止》还嫌吃力，未能深入理解，可是他已经“为《秋声赋》和《祭十二郎文》的凄恻所感动，为《陋室铭》、《岳阳楼记》、《五柳先生传》

的旷达心有所寄，为《滑稽列传》、《游侠列传》及《冯暖客孟尝君》的襟怀所启发，为《钴姆潭西小丘记》、《小石城记》等美景所迷恋。”待到稍长，他又“接触到英国散文宗师兰姆和十九世纪英国名家的文章”，对散文的爱好在心中生下了根。

冯亦代的父亲是位铁路工程师，母亲是中学的数学教员。上承父母的基因，冯亦代读中小学时，数学成绩原也不错，完全有能力取得上好的分数。然而，对小说、诗词上的强烈爱好，竟使他视代数、几何如梦魇，甚至一拿起数学书便双眉紧皱，只能硬着头皮敷衍。相反，于文学上的爱好，却使冯亦代早早就享受到了令同学们羡慕的“殊荣”。从读高小时起，他就时常得到语文老师的夸奖；他的作文经常被老师贴在墙上供大家借鉴学习。上中学的时候，冯亦代曾以极大的热情给报纸的副刊写稿，并受到副刊编辑的青睐，特允帮助副刊做些简单的编排工作。从那会儿起，冯亦代就深深向往编辑写作的行业。后来他的父亲从“实际”出发为儿子着想，坚持让冯亦代读工商管理，热望他日后成为银行职员或者是会计师，捧上个“金饭碗的职业”（当今大多为人父者，又何尝不持此观点？）。冯亦代遵从父愿，坐到了大学课堂，学习经济学、货币学、银行学，学习各种会计专业，可是他心里却只想着功课早完，好“溜进图书馆去安安静静读那些英美帝俄文学大师们的伟大作品”。冯亦代没有热衷于父亲期待他所学的专业知识，却时时让写作冲动“蛊惑”得“手痒难熬”。

看到这一层，也就不难想见，冯亦代于抗战胜利后彻底抛开金融行业，投入他一心钟爱的文学研究与创作的事业，是多么自然而然的事情。虽然冯亦代三十多岁才把文学当

冯亦代卷

做自己的正式职业，可是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文学方面的刻苦实践。不过，冯亦代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极少得益于他在大学课堂上所学的东西，这一点足以发人深思。此外，冯亦代对理想（事业）和金饭碗（实惠）之间的选择和倾斜，也很值得我们做认真的思考。当然，冯亦代是冯亦代，别人是别人，冯先生也是在没有冻馁之忧的前提下从事研究和创作的，别人也无必要，非得不顾生计地为了所爱的事业海枯石烂不变心。只要不钻非大学者不做非大作家不当的牛角尖，我们普通的人哪怕只学学冯先生顺应自然，不忘理想的处世之道，生活也将变得更富于趣味。冯亦代先生为文不事渲染铺张、矫情造作，但求直抒胸臆、袒露己见，仔细想想，其实他的这种真诚的写作态度，我们不但可引为写作之鉴，也可以引为做人之鉴。

李家平于 1998 年 9 月 9 日

目 录

前言 李家平 1

散 文

水仙	1
映山红	4
我常梦见的小楼	7
街车	10
书癖	16
记听风楼	23
故园情	26
雷峰塔与白娘娘	31

001

学者小品经典

陋居	34
阁楼的忆念	37
品茗与饮牛	45
看日出	49
梦里重现	52
记梦	55
老年的悔悟	58
我的母亲	60
川鄂纪行	64
记姚苏凤	75
祭戴望舒	79
董鼎山一家子	86
记李仁珍	97
忆乔冠华	99
记司徒慧敏	108
记唐纳	111
萨空了二三事	114
哭金近	117
半个世纪的感情	120

文学随笔

浅谈通俗文学	123
两篇小说	128
上海新文艺的复兴	133
闪烁和黯淡的生命	137
作家的辛酸	140

萧伯纳与赫里斯	142
爱伦堡谈美国作家	144
退稿的刺激	147
名作家与退稿	150
海明威的坎坷道路	153
高质高速的创作	156
写作速度与思维速度	158
小说家与诺贝尔奖	161
契弗的师承	164
《黑奴吁天录》与《飘》	167
诺贝尔文学奖的我见	170
再谈诺贝尔文学奖	173
画家笔下的小说	175
“俄狄浦斯情结”	178
小说和绘画的结晶	181
回忆录的真实性	184
游戏人间的反面角色	187
虚构作品和人物	190
男作家笔下的女人	193
女作家书中的男性	196
“遁世”还是“入世”?	199
海明威和中国抗战	202
狄更斯生活中的女性	205
乔伊斯的妻子诺拉	208
以海明威作广告	211
英国两代姊妹作家	214
海明威的经历与想象	217

|学者小品经典

写作的文思枯窘	220
创作的动机	223
巴黎的咖啡店与名人	227
写作时的怪脾气	230
时来运不来	233
写作习惯	236
福克纳与赫赛论灵感	239
冯尼格的黑色幽默	242

水 仙

水仙花由洁白变成金黄，凋残了，妻还留着那一盆葱茏的叶子，供在窗前。她眼睛不好，需要经常看点绿色，保持眼目清凉。然而在我看来，不免有些凄然。久居北国，一年一度清馨我的屋子，为严冬里留着一丝春意的，只此水仙而已，此时却又换了了个年头。在我生命的长途跋涉中，不管还有多远可以举步，只要年年得以重见这绿叶白花的水仙，不能不说这是人生一乐也！

我从小喜爱水仙，那该是生活在老家里留下的痕迹吧！杭州人似乎都爱水仙，每到春节左右，你走到哪一家，都能在案头看到水仙的倩影，以及浮映在水里的雨花石。我们家也不例外。祖母在世时，一入冬，就时时留意聆听门外卖水仙的吆喝声。这种水仙来自二地，一种是产在温台一带的，

另一种是负贩者从福建营运来的。前者多单瓣，叶子细长；后者根茎茁壮，花开得茂盛。祖母必选那些从福建来的才买。买后就养在专门种水仙的浅水盆里，用五色斑斓的雨花石铺上。我小时家里不像北方人那样每家都有一个火炉，所以全赖阳光给水仙以滋生的养分，然后到春节前半月，特别把这几盆水仙移到一间向阳的小屋里，还生起一小盆火，这样就在春节前后，水仙开花了。满室的馨香，而且还有小火盆，我便赖在这间屋子里做功课，但主要还是在欣赏花色与花香。春节前后上供神祇祖先，供桌上必有一盆盛开的水仙，每株叶茎上都用约寸许红纸圈箍住，图个神祇与祖先的欢喜，降下福来。

祖母故世以后，买花的事儿似乎无形中成为我的份内事了。那时祖父已经从嘉兴盐公堂告老回来，每天伏在桌上对着一具放大镜阅读他已不知看了多少遍的笔记小说。一听到门外声声卖水仙，便会命我把负贩者叫进家门，从负贩者卸下肩的蒲包里，选出一些茁壮的根茎来。于是我去拿了花盆和雨花石，把水仙种上了。祖父和祖母一样地调理水仙，到春节时又把盛开的水仙圈着红纸箍，摆在供桌上。但他也会在自己的书桌上摆上一二盆。在薄暮时分我从学校里回家，给他桌上放下温酒盅，和沿途买的豆腐干、烧羊肉时，我可以看到他默默地用昏黄的老眼，望着眼前的水仙，有时还用颤抖的枯手为花整理花叶。这时我总有一种遐想袭上心头：祖母爱水仙，祖父也爱水仙，此时此地他老人家的心上凝结着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是他想起了少年某些值得回忆的往事吗？我的脚步惊动了他，他便将昏黄的眼珠移向了我，嘴角漾起了笑意，说，你回来了，给我烫酒吧。于是一面把着酒盅，和我谈起他少年时在太平军中的生

活。他一生没有应过考，做过官，宁愿默默无闻在盐公堂里做一名职员，过着平凡的岁月，是有一定缘故的。这样的生活年复一年，一直到他病瘫在床上。最后一个冬天，他还要我买水仙，每天为他买小吃烫酒，听他讲些掌故。到了第二年夏初，他就去世了，我也离开了老家。

但是爱水仙竟成了我的癖好，以后我也浪迹南北。走到哪里，只要有水仙，总是要裁的。到了开花时，闻得花香，我便会想起我的祖母和祖父。他们去世早已过了一个花甲，但他们的音容还会不时在我心头荡漾着。

如今我也是当祖父的人了。每年总有好友从福建给我捎来漳州的水仙，我和妻侍候它不下于自己的儿孙。花儿含苞了，花儿开了，花儿谢了；我总会向孙辈们唠叨我的祖父母。他们还小，不懂得我要他们看花的心意，只要说这花儿好香啊！他们哪里能体察我的怀旧病和尚未褪色的童心呢？

花儿凋残，我有时也会感到寂寞。眼前确是少了那朵朵洁白的花儿和沁人心脾的清香，但却不是当年祖父听我盛赞花香时，他老人家那种不为我知的怀旧感情。在北国居住了，也居然学得一二爱把水仙雕成艺术品的小技；每年春天，花开得一年比一年旺盛，生趣盎然。春来时留给我的，也不只是枝枝绿叶，更不是祖父暮年举杯独酌的情怀；自己也不知端的，竟是一片岁岁更新，从头做起的痴心。

1984年3月24日